

美国垮掉一代青年亚文化态文学之解析

徐 畔

(哈尔滨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 要:20世纪中期的美国经历了世界大战、经济危机与腾飞和高压政治的洗礼。在这样一个看似欣欣向荣的社会中,敏锐的人们看到了在大工业社会下人本身价值的缺失,于是掀起了一场用极端方式实现人本的运动“垮掉一代”,垮掉一代的青年们执着于“颠覆主流、逆反即成”在社会认知、行为道德准则与文学创作上表现出带有强烈后现代性的口语特点和非线性。

关键词:美国;垮掉一代;亚文化态

中图分类号:I7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499(2006)02-0094-04

20世纪中期的美国是一个“高度控制化”的社会,在政治上整个美国盛行着压抑一切、控制一切思想、排除异己的麦卡锡主义;在生活观念上表现出一种完全否定人本、过度唯物质至上的生活观;在文学艺术上则是采取了一种脱离人的固化的学院理念。对于这样的社会,艾伦·金斯堡用《嚎叫》一诗中的“摩洛克社会”来概括。萨特称这个时期是“狂犬病的社会”^[1]。而诺曼·梅勒称这个时期“恐惧的臭气从美国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透出”^[1]。面对如此疯病而又死水一般的社会,美国的一代青年用他们自身对其进行了极端的颠覆运动,这一代的青年被称为“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简称BG),这场BG的亚文化态运动中产生了自己的亚文化态文学——“垮掉一代文学”,这一脉的文学显现出了与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的“颠覆主流、逆反即定”特点。

一、颠覆的社会认知:非主流、反主流与反文化

在当时美国,乃至现在美国的社会中,占有主导性的思想便是基督教的思想,而垮掉一代的文豪们无一不是佛教徒。此现象所代表的正是垮掉一代在宗教思想上的反主流特点。基督教的思想崇尚一种即定的经验的已知;而东方的宗教思想,尤其是垮掉一代所推崇的“禅宗”则是“注重人的自我思考和对无知世界的一种自我的探究”。在西方的宗教思想中,人和自然是一种割裂的状态,人和自然是敌对的,是征服与被征

服的关系;而在东方的宗教思想中,人和自然是平等存在互为依存而和谐相处的状态。现实的“工业社会”“都市文明”使人们与自然几近隔绝,并且把人身上的自然性当作一种“鬼胎”,用各种外壳来掩饰,这使得天性未曾泯灭的人感到不安与困顿。纯正意义上的人需要的是一种赤裸裸的直率和坦诚,以及回归原始自然的知觉感受的回复真身和天人合一。金斯堡在《俳句·无题》^[2]中对此进行了此种思想的表述:“侧头过去/我的背后爬满着/樱桃色的花儿 就在我身旁/在空气中/扑鼻芬芳 我不知道这些花儿/叫什么名字——因为此刻/我的花园已不存在……”我们注意到这里的“花园已不存在”一句正是金斯堡消解现世形式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知道“花园”是一个现实一元世界的强加文化具象,关于此具象认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元经验的认知,而不是通过多元的自我思考。在此诗中金斯堡用“花香的体验”和“花园的消失”阐述了垮掉思想中的一个观点:人应首先作为“个人”存在于社会,注重从“我”出发看问题、看世界,同时也要让自我和本我的体验在一个非强加文化状态下进行。因此垮掉一代追求的不是西方宗教中所推崇的强加经验式认知,而是一种东方式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总结,其思考世界的基点不是社会的物质,而是人性。这是反主流社会心理的,因为在社会大众的广泛认知倾向是非能产性接受,大众接受现实文化状态下的一切经验意识,而垮掉一代则是进行超验的回归,而且是能产性的人潜能状态模式,进而不接受主流社会中的即成观念与意识。

垮掉一代,其行为是乖张的,他们吸毒、性放纵、偷窃、参

* [收稿日期]2005-11-20

** [作者简介]徐畔(1975-),哈尔滨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硕士研究生。

禅抑或纵情于疯狂的摇滚乐中。从这些看似堕落并违背社会的行为中,并不能看到他们内心世界的本质,其实这是垮掉青年们用一种特殊的行为和艺术方式来表达着自己被压抑的自我与本我。《在路上》中对狄安·莫里亚蒂的描写中有这样的几段“他偷过数百辆汽车,不是为了卖钱,而只是为了需要。”“他的拿手本领是偷车,追逐下午从高级中学放学回家的女学生。开车把她们带上山,强迫她们干那种事儿,然后回到城里,随便在任何他能栖身的旅馆浴盆里睡上一觉。”狄安无疑是一个垮掉一代的典型形象,他疯狂而自我,在这里凯鲁亚克用狄安这样一个极其典型的人物体现出垮掉一代的观点。狄安虽然是一个所谓的“道德社会”所非议的形象,但是他活的真切而自由,他把自我和灵魂从各种束缚中彻底地解放出来,他们的垮掉行为正是表现一种自由观点——“无”。“无”即是无政府主义,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盛行的是麦卡锡主义,它高度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他把人从原有的主人地位上拉下,把人变成社会的附庸。人只是社会即定的执行者与附属物,人与政府与社会的位置是倒置的。而无政府主义的部分思想理论强调人的意志是社会的决定意志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人。狄安的行为就是无政府主义社会理念的一个具象的体现。

一切外在表征都是深刻思想意识的体现。垮掉一代都生活在大工业的社会,社会物质可以说是长足的进步的,但是在工业文明进步的同时,人们忽视了人作为人本身的“人本文明”忽视了社会意义中的第一性问题,而注重的只是一切皆从“实用而物质至上”出发的“美国观点”,垮掉一代深深地感受到了人与大工业文明之间的被控制与控制关系,为了作回人本,他们对现世的道德伦理社会观念进行逆反,代表人本文明与社会工业文明之间进行争斗。金斯堡在《嚎叫》中写到“摩洛克的脑袋是纳粹的机器! 摩洛克的血液流淌着金钱! 摩洛克的手指是十只大军! 摩洛克的胸膛是一架屠杀生灵的发电机! 摩洛克的耳朵是一片帽冒烟的坟地……摩洛克的爱情是耗不尽的石油和石头! 摩洛克的灵魂是电力和银行! 摩洛克的贫穷是天才精英的幽灵! 摩洛克的命运是一朵没有爱欲无性的氢气云! 摩洛克的名字是上帝”^[2]! 在《向世界祝福》^[2]中“不听命于政府,也不皈依于上帝”。在诗句中,金斯堡用“摩洛克”来代表现实的大工业社会,“摩洛克”是古腓尼基神话中的火神,信仰他的信徒要焚化儿童来向他献祭,在这里金斯堡谈出一方面大工业社会在对人们进行着无尽的肉体的戕害,同时也在思想上戕害人们,让人们信仰并且让其戕害。在诗中,金斯堡用尖刻的语言指出,我们现世社会中所崇尚的道德其实都是“摩洛克”的组成。垮掉一代在思想上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看到了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大多数“幸福的人”只是生活在“摩洛克”的障眼梦幻下,同时社会中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他们在“控制疯狂症”的社会中被异化,他们只是不加半点考虑的,机械自动适应了“摩洛克”所提倡的一切社会意识,追逐着其实永远也不可能属于自我的社会工业文明。人们的动作与行为只是复制,也可以说是在大工业社会中人们大众自动接受了思想的奴化和钝化。而垮掉的一代用自己实现着“做真人”的理想,他们不拘泥于既有的社会物质意识,而是进行自我的回归和思考,活在一个真实的

自我状态下,拒绝了“摩洛克”具有红色外衣的异化,在追寻的行程上,他们一直沿着“人本文明”这条路走着。

二、颠覆的无准则行为:身体的叙事的集中体现

当时的美国社会在生活观念遵循着一种理性的经验性的传统社会文化和道德行为准则,而垮掉一代的乖张又与此格格不入,所以“垮掉一代”也可以说是“该隐式的一代”他们在思想上逆反并颠覆了主体的广泛社会文化,同时他们也在行为领域对社会的即成进行了挑战。他们形形色色的乖张行为和过激的行为艺术也是其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他们吸毒、酗酒、性放纵、同性恋、“背包革命”、热衷爵士乐和摇摆舞。“行为是心理的一种投射,同时行为也强化了心理”。行为是具有心因性的,因此他们所表现出的“超异行为”都是激化心理的表现。

吸毒是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它不是根源与“垮掉运动”,但是它在“垮掉运动”中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表征。金斯堡在其《大麻的注释》^[2]中对吸毒进行了“垮掉的阐释”:“多么懊丧! /那个念头/总是从心头掠过/恐怖非常。/是否每个人/都会觉得这不可思议? /然而产生这种隐秘的思绪/一向都是/我的专长。波特莱尔——可不,他有/多么快活的时刻/凝视远方/目光停留在一半之遥/沉思遐想在永恒中。/在这些时刻他寻找到自我/那正是孤寂引发了这些思绪。……”从医学的角度上谈,毒品可以致幻,毒品所产生的幻觉是美妙的,但是从金斯堡的诗歌中我们却不能读到幻觉的美妙,毒品兴奋所带来的不是官能上的逾越,而是更深的对自我的一种思考。诗中的懊丧和恐怖其实就是现实社会的一种具象表现,面对着“无望的社会”,垮掉的一代只能绝望,在绝望中人是不能进行思考的,于是他们用毒品幻境建立起思考的空间,所以才有了“目光停留在一半之遥/沉思遐想在永恒中。/在这些时刻他寻找到自我/那正是孤寂引发了这些思绪”。从这里看到的是心理空虚与懊丧无依,而且其连带产生的是一种心理的逆反,在无望中无法进行思考,便到更加无望的领域中去寻找。

《在路上》里的狄安“结过三次婚,离过两次婚,和第二个老婆住在一起”在狄安进行第三次婚姻的时候,他和正为他怀着孩子的卡米尔离婚,而之后“卡米尔就为狄安生下了第二个孩子,那可是年初好几个晚上狂热缠绵的结果。而若干月后,英来茨也将生下一个孩子。在西部的某个地方,狄安还有一个孩子,他成了四个孩子的父亲”。同时狄安“在路上”的时候还与不计其数的女子发生关系。文章的叙述者“萨尔”在刚到底特律的时候,也是急不可待地要找性伴侣。这种现象正是对家庭绝望,追求无意义快感的投射。垮掉的一代看到了摩洛克社会下的家庭关系,是利用与被利用、无亲情无爱而只是“所谓的道德责任”的本质,所以家庭在垮掉思想中只是一个存在于他们所鞭挞的范畴内。另外,在垮掉的一代青年们思想超验之后,他们意识到诸如“荣誉”等快感也是无意义的,而这些所谓的“道德快感”也是在强加文化下机械接受,并作为“摩洛克意义”的证明而存在。基于以上的原因他们采取了悖逆的方式,他们漠视了家庭的“现实道德价值”与“一般的快

感”，而只追求根性的官能快感——性乐。

垮掉一代的文化中不可回避的一方面就是“爵士文化”，垮掉文学大师们无一不是爵士乐的爱好者，同时“垮掉一代”的时代恰恰也是西方现代先锋艺术大发展的时代。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揭示了从爵士乐中投射出的垮掉精神。“路易·安那斯特朗曾在新奥尔良街头吹奏过小号，这至今令人难忘。……在芬泽的进行曲中使用散拍乐。于是出现了摇摆舞……既有逻辑力量又细腻感人的曲子”爵士乐的特点是无拘束的，自由奔放的，同时又流露出几分伤感与思考。“该隐式的垮掉一代”与此用音乐的形式表达了对社会与国家的——蔑视现实工业社会与崇敬人本文明的矛盾情感。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爵士乐中那种伤感与躁动，正是垮掉的一代青年们无望不安的内心写照。垮掉的一代在听着爵士乐，跳着摇摆舞的时候，摇摆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躯体更是他们理想与梦想的世界在摇动，在激烈的进行着思想的“摇摆考虑”。

“在路上”可能是垮掉一代最大的行为艺术表现，无论是在《在路上》还是《麦田里的守望者》抑或《海滩》。《在路上》中萨尔和狄安一起凭着破车或者是“灰狗公交车”和自己打工赚钱，而横穿的整个美国，在行旅中他们面对伟大的美国大陆发出了赞叹，同时他们也更深刻地看到了龌龊的社会图景。而《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游荡也是如此；《海滩》中，作为“背包革命”的延续者的理查德四海寻求“天堂”的过程也是如此。他们的“上路”不是简单的物理动作，而是深刻的思想动作。无定的没有固定目标或信仰的心理状态下，人的外在行为表现就会呈现出无安居感和游牧性。他们的内心世界里真理存在的形式是“多元论的”，这也意味着无定和不可知，人是在无真理的状态下活着的，而在现实的生活中他们又无法获得真正的意义，于是他们产生不稳定性，他们只好让行为来带领他们的思维，他们在路上探求，凯鲁亚克发出了他们寻求真理的宣言“我们还年轻，我们渴望上路”。著名的企鹅出版社在评价《在路上》和垮掉一代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段话：“他们在大路上漫游，在深夜的城市街道上探索，向广袤无垠的大地学习，满怀激情的追求着他们自己”。

三、颠覆的文学语言：口语化及非线性

垮掉的一代在创作思想上把矛头指向了重形式而轻内容的“学院派传统”。学院派长期以来遵循的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艺术是神，人只是人，不是人创造艺术而是人追寻艺术的足迹，人是艺术本身的奴隶，体现出人“为”艺术。而垮掉一代推崇以布来克、华兹华斯、惠特曼、威廉斯等人那些不落俗套、具有反叛精神，同时又深切关注社会状况和人类命运的诗作。在这些诗作中体现出来的是艺术“为”人，艺术是在人的手中创造的。他们抛弃文学中的清规戒律，富有解放力的释放受到压抑的想象力，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个性和需求，也就是要在文学上进行“吸毒”，解放自我。垮掉的一代

不仅在文学内容进行反叛，更在文学语言、创作态和文学具体表现上进行反叛。

凯鲁亚克的巨著《在路上》是其在酒精和“安非他命”的作用下，仅仅用了3个星期而在一张打字纸上完成的。《在路上》的成功证明了，凯鲁亚克“文学可以用‘无意识’来创作”的观点。“无意识写作”有点像精神分析学派的自由联想，在做此种联想时，被试者是一种完全自我的状态，所以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垮掉一代的文学观“不仅要在思想上、形式上自由，更要在创作态上自由”。同时也显现出他们“无限自由”的追求。在美国的文学史上，除了梭罗以外，还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探索化做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方式。

金斯堡则是在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上进行了巨大的创新。一方面金斯堡承继惠特曼的诗风，让世俗的事物进入诗歌，进行了口语化的改变，而且还将脏话介入诗歌，同时不遵守传统诗歌的节律，不采用英语诗歌的抑扬格而采用对读者心理进行直接刺激的语言形式。这种诗歌的演进在《嚎叫》的注释中最为明显：“神圣！神圣！……/世界神圣！灵魂神圣！肌肤神圣！鼻子神圣！……”这里完全没有传统诗歌中的含蓄优雅或者是高尚的意象，而且打破了传统的诗歌节律，以一种完全自由的语言来进行近于疯狂的自由表达。

另外金斯堡还提出了呼吸式的创作方法。他提出“我所读出的语句最终都联系到我们的身体，尤其联系到我们的呼吸”。“山侧的树林一片青绿风儿喘息/时而汹涌，时而减速——/菩萨，基督各行其道/大势所趋——/明亮的太阳光穿透我的眼睛——”在这里，长短句的变化和破折号的使用实现了“呼吸式”。这种呼吸式的诗歌表达，在语句的形式上对传统的诗歌进行了挑战，通常状态下的诗歌都是不注重朗读的，即便注重也只是音韵的协调，人读诗歌的时候要尽量迁就诗歌，有的诗歌甚至不适合朗读。而垮掉的一代则对此进行改变，诗歌创作出来本身就是要读出，诗歌是一种或逾越或发泄人情感的事物，它应该为人服务，来适合人。

从以上的解析来看，垮掉的一代的文化心理是“原生”与“自我”。垮掉的一代不满足于社会即成给予的习得经验，而进行了完全自我的探索，虽然在外在表征上近乎于堕落、颓废，但是在文化心理上他们是积极的热烈的。他们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压制性极强同时也是伪饰性极强的社会道德环境下，但是他们能清醒地看到“摩洛克社会”的本质，和传统道德伦理的弊端，他为我们——当代社会人——提出了对于即成的事实不要机械性的接受，要先从自我出发去考虑，真正回归“人”的根本理念。

参考文献：

- [1]莫里斯·迪克斯坦·方晓光译·伊甸园之门——60年代美国文化[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 [2]艾伦·金斯伯格·文楚安译·金斯伯格诗选[C]·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王占峰]